

§ 東遊記(11)/塔克西拉(Taxila)(4)王族

513BC 的塔克西拉是屬於波斯帝國的版圖，歸於帝國任命的總督(satraps/地方長官)管理。

§



阿闍羅旃那（Aṇṇāra-Čana）並非塔克西拉的「大王」，卻是所有人默認的裁決者。

他出身於犍陀羅河谷的古老戰士氏族，父系以弓騎聞名，母系則來自波斯行省貴族旁支。這樣的血統，使他自少年起便同時學會兩件事：如何在山谷中指揮部族，與如何在帳冊與稅表之間維持秩序。

在波斯帝國的體制裡，他被稱為「城邦監護者」；在本地人口中，他只是「那個能讓事情停止流血的人」。

他不輕言慈悲，也不崇尚殘酷。他明白塔克西拉的繁榮，來自商道、學院與各種修行團體的脆弱平衡，任何一方失衡，都會使城市分裂。正因如此，他對所有「急於宣講真理的人」保持距離，卻暗中觀察那些真正能改變生活細節的人。

§ 偶遇

那日是初春，山谷仍殘留夜雪融化後的濕氣。

畢達哥拉斯沿著通往學院區的小徑行走，身旁只有一名僕從與幾名孩童，他們並非學生，而是被他暫時收留、教以數與呼吸法的流浪兒。

山風忽然止息。

在前方的岩坡下，一支不多不少的隨從隊伍靜靜佇立。沒有戰旗，沒有鼓聲，卻自然讓人停下腳步。阿闍羅旃那立於中央，披著深色斗篷，目光如同衡量一條河是否即將氾濫。

他並未先開口。

反倒是畢達哥拉斯向前一步，行了一個並非希臘、也非波斯的簡短致意，那是旅人對掌權者的禮，不卑不亢。

「我知道你是誰。」阿闍羅旃那終於說道，「你在城裡沒有立壇，卻已讓人議論。」

畢達哥拉斯點頭：「議論，比仇恨安全。」

這句話讓阿闍羅旃那微微側目。

§ 玄愛兒少關懷

兩人並肩走入山谷稍低處，隨從自動停下。谷中有水聲，卻看不見溪流，像是被石層藏起的脈動。

「你收留孩子，」阿闍羅旃那說，「不問出身，不要求信仰。你想建立什麼？」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並未立刻回答。他看向谷壁上被風雨侵蝕的石紋，彷彿在確認一個比例。

「我稱之為『玄愛』。」他終於說，「不是情感，不是施捨，而是一種秩序。」

阿闍羅旃那挑眉，示意他繼續。

「城市會投資商人，因為商人讓財富流動；會供養學者，因為學者讓知識延續；卻任由孩子自生自滅，彷彿未來會自行出現。」

他轉身，直視王族的眼睛。

「玄愛，是在孩子尚未成為任何身分之前，先給他們身體、數與節制。不教神名，不立教條，只教他們如何不成為城市的負擔，也不成為仇恨的種子。」

山谷短暫地沉默。

阿闍羅旃那緩緩說道：「你要土地、保護，還有王族的名義。換來什麼？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遲疑。

「換來一座不需要軍隊鎮壓的城市。也換來未來能替你管理城市，而不必爭奪它的人。」

這句話，正中要害。

§ 王族的回應

阿闍羅旃那轉身望向山谷出口，那裡正是通往商道的方向。

他想起那些年年增加的孤兒、乞童與流浪少年，他可以鎮壓，卻無法根除。

「你的玄愛之家，」他低聲說，「不屬於任何神，也不屬於你。」

畢達哥拉斯答道：「它只屬於還來不及選擇的人。」

阿闍羅旃那點頭，這是一個政治上的點頭，而非情感上的。

「我會給你地，靠近河谷，不入學院，不入寺院。」

「但若有一天，它變成教團…」

「你會親手關閉它。」畢達哥拉斯接話。

兩人對視片刻，山風再起。

這場偶遇，沒有立誓，沒有儀式。

卻在那一刻，塔克西拉的某條未來支流，悄然改道。

阿闍羅旃那在山谷中停下腳步，回頭看向畢達哥拉斯。

「我知道你已經買了地。」他說得很直接，像是在陳述一條早已被調查清楚的事實，「就在你宅院外側，靠近市集的那一塊。」

畢達哥拉斯並不否認。他本就不擅長隱藏善意，尤其是在這種事上。

「那裡方便，」他說，「孩子不必走太遠，商人也看得見。」

阿闍羅旃那沒有立刻反駁，只是抬手指向山谷深處。那裡地勢開闊，坡度溫和，晨霧尚未完全散去，像是一道未被書寫的空白。

「正因為方便，才不適合你要做的事。」

他語氣平穩，卻帶著一種長年裁決紛爭後形成的確定性。

「在市集邊，孩子會先學會乞討的語言；在你宅院旁，他們會被認為是你的私產；而在學院附近…」他冷笑了一聲，「他們會被當成尚未被收編的資源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了。他並非沒想到這些，只是一直以為時間可以慢慢修正。

阿闍羅旃那繼續說下去，語速不快，卻像是在逐條列出無可辯駁的理由。

「山谷不同。」

「這裡離城不遠，卻不在任何權力中心的視線正中；商道會經過，但不會停留；修行者能來，卻無法佔據。」

他看向谷中的地形，指給畢達哥拉斯看。

「晨光最早照進來，孩子起得早；風會穿谷而過，疫病不易滯留；水脈在地下，你不必和寺院爭井。」

這不是詩意的描述，而是治理城市的人才會注意到的細節。

畢達哥拉斯終於開口：「但他們會被帶離城市。」

「正好。」阿闍羅旃那答得乾脆。

「你不是要他們成為城裡的人，」他轉身直視畢達哥拉斯，「你要他們成為未來能回到城裡的人。」

這句話讓畢達哥拉斯微微一震。

阿闍羅旃那的語氣稍微放緩了些，卻更低沉。

「山谷，是過渡之地。孩子在這裡，不是乞兒，也不是學徒；不是信眾，也不是私兵。」

他停頓了一下。「而對我而言，這裡也剛好。」

畢達哥拉斯看向他。

「若有人指控你聚眾、立派、養徒，」阿闍羅旃那說，「我可以說那只是河谷中的慈護設施；若有人嫉妒你的名聲，想逼你站隊，我可以說——你甚至不在城裡。」

山谷的風此時穿過兩人之間，帶起斗篷的邊角。

「你原來的那塊地，」阿闍羅旃那補了一句，「留下來。當倉、當醫舍、當暫住所。玄愛，不必一次就讓所有人看懂。」

畢達哥拉斯低頭，像是在心中重新計算一個比例。那不是金錢的比例，而是距離、視線與時間。

「你是在保護我？」他問。

阿闍羅旃那搖頭。

「我是在保護塔克西拉。」

「而你，恰好是目前最不該被過早消耗的人。」

兩人再次並肩而立，看著山谷。

這一次，畢達哥拉斯已不再把它視為偏遠之地，而是一個尚未被權力污染的起點。

後記：

求道人心懷慈悲，自度度人。

這一篇是回應南投永山宮附屬的[\[玄愛兒少\]關懷中心](#)，玄天上帝(也可以說當地胡家人)的慈悲胸懷。